

聚星札記
說 叩
需次燕語
浚民遺文



需
次
燕
語

王朝渠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聚星札記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7—101—00894—1/K·367

需次燕語

此據豫章叢書本排印初
編各叢書僅有此本

需次燕語

萬年 王朝渠 達淦 著

夫子

夫與子皆男子美稱。合而稱之曰夫子。則尤美。顧大易再言皆爲男子。周書三舉。乃謂將士。卽秦穆於孟明。齊景於東郭書。宋景於左師向巢。皆以夫子稱其臣。甯嬴不足。陽處父之剛。曰夫子一之。叔向謂伯有之侈。曰不及五稔者夫子。季札聞孫文子之鐘聲。再言夫子在此。叔孫昭子論季平子之不君。君曰夫子將有異志。其初殆等諸。是夫是子。非必重其人也。伯州犂正獲囚。一曰此子。一曰夫子。手分上下。則辭有低昂矣。然見左傳者四十九。以稱孔子者二。而皆非面稱其人。齊景視東郭書曰。乃夫子。卽繼以吾賜子。則亦如州犂之正囚。雖與王子圍覲面。而非以稱之。檜弓五十二見。四十六稱孔子。一爲面稱。六非稱孔子。其一面稱爲曾子。論語卅五見。廿六稱孔子。四爲面稱。夫子何哂由。皇侃作吾子。其三亦可作非面稱解。九非稱孔子。一爲面稱。亦可不作面稱解。凡謂面稱。俱在六卷後。孟子卅五見。稱孟子者廿一。俱面稱。六稱孔子。三非面稱。五稱子濯孺子。皆面稱。一爲婦稱夫。二爲子稱父。皆非面稱。觀夫子二字。面稱與不面稱。可以知其書時代之先後。亦可以識世俗稱謂之變更。

左傳所稱夫子。俱在僖公廿三年後。僖公元年至僖公廿二年。歷春秋八十餘。無一夫子。

觀檀弓以夫子稱孔子最多，足見其淵源所在，而間有未足徵信，故序事雖駕左氏而上，終難與論語並重。蓋析理未精，得所傳聞，輒爲著錄，而莫之審擇焉。

繫辭正義

繫辭正義謂韓氏親受業於王弼，困學紀聞曰：弼終於魏正始十年，韓康伯，晉簡文帝引爲譚客，二人不同時，相去甚遠，謂之親受業，誤矣。閻百詩以謂李嘉祐詩：輔嗣外甥還解易，惠連羣從總能詩，爲詩人多不契，勘且謂康伯殷浩外甥，愚考魏正始十年已已，實改嘉平元年，亦得稱正始者，或弼卒時猶未知改元，至晉簡文時百廿餘年，伯厚辨親受業之誤自確，至三國志：雖稱弼卒年廿四，無子絕嗣，而晉張湛又云：輔嗣有女婿趙季子，則康伯前母或爲季子妻姊妹，其繼所出外甥，當簡文時年五六十，亦得引爲上客。嘉祐詩未必非別有所據也。百詩之譏評，殊難爲定論。

五福不言貴

洪範五福，不言貴而言富，困學紀聞謂：先王之制，貴者始富，賤者不富，其論自確。閻百詩乃引吳太易云：福乃人生受享之物，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在，寒者與衣，饑者與食，不獲其所者與安，是以終身處憂患而不皇暇，其在位如肩重負，去位如釋重負，豈若後世貴者以位爲恣睢乎？故五福中不得有貴，余謂若如吳說，則箕疇所云福，特時俗享用之謂矣，使富者而徒知受享，果得長有其富乎？非身以逸樂自鳩毒，必縱其豪華，轉盼而歸於貧窶，則福且易爲極焉。明福建林亨大尚書臨終語子孫曰：須學吃虧，斯

真善保福澤者。

毛傳鄭箋

劉孝孫爲毛詩正論。演毛之簡。破鄭之怪。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。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。鄭之釋繁塞而多失。綠衣以爲祿。不諫亦人以爲入宗廟。庭燎以爲不設。雞人之官。伯厚此條。於毛傳鄭箋之得失。略舉其槩。

糗餌粉飧

周禮天官籩人。羞籩之實。糗餌。粉飧。鄭注謂皆粉稻黍米爲之。餌言糗。飧言粉。互足其義。合蒸曰餌。餅之曰飧。既謂餌言糗。飧言粉。互足其義。特中以合蒸曰餌。餅之曰飧。殆謂餌不必糗。飧或不必粉耳。蓋糗之訓爲熬大豆與米。漢人釋粉。皆爲豆屑。觀說文謂餌爲粉餅。飧爲稻餅。徐楚金曰。釋名。蒸燥屑餅之曰飧。非也。粉米蒸屑皆餌也。非飧。許曰。飧。稻餅。謂炊米爛乃搗之。不爲粉也。粉飧。以豆爲粉。糝飧上也。餌。則先屑米爲粉。然後漉之。飧之言滋。餌之言堅。潔若玉餌。合考諸說。則餌爲今之糕餅。糗餌則糕餅之實。以熬豆者。飧。卽吾鄉所稱麻飧。糗飧則飧之加豆屑於上者。惟說文又釋餅爲麵飧。則漢以上之食物。終難槩擬以今所稱也。楚金。宋初生長江南。故尤吻合。然觀周官及鄭註。古今米食亦得其彷彿矣。

左傳白文宜互易

左傳桓公三年。凡公女嫁。下分姊妹公子。皆就各國言之。莊公二十七年。凡諸侯之女歸。甯曰來出。曰來。

歸。皆以魯國言之。愚意凡公女與凡諸侯之女二句互易。則兩處皆貫注。

左傳宋槩

左傳昭公二十年。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。賜析朱鉏諡曰成子。而以齊氏之墓予之。近所傳杜注。俱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。傳終而言之。何義門謂見宋槩本。作皆死而賜諡及墓田。傳終言之。少二字。而義尤協。意尤明。閻百詩亦深取之。方樸山乃云。死而賜諡。常事耳。何以書。義門云云。不可孤據。愚按。死而賜諡。雖率其常。兼予以齊氏之墓。故連類而書。以見靈之深德。二子且樸山謂文承戊辰殺宣姜下。似一時事。則不得云終言之。此宋槩所以可貴也。

集左傳句爲詩

晉傅咸集左傳句爲詩曰。事君之禮。敢不盡情。敬奉德義。樹之風聲。昭德塞回。今本作違。不隕其名。死而利國。以爲己榮。茲心不爽。忠而能力。不爲利陷。古之遺直。咸黜百端。勿使能植。後人所矜。爲奇巧者。昔賢恆啓其先。咸黜百端。疑有訛舛。未敢舉爲今本遺句。

命以伯禽

顧甯人引益都孫氏解命以伯禽。爲書名伯禽之命。云尤切當。愚謂據益稷。太甲。盤庚。微子。君奭。君陳。君牙諸篇。則命以伯禽。不必定其書爲名伯禽之命。

尹氏卒

尹氏君氏。公穀與左傳各異其說。歐陽永叔嘗並舉之而不爲定論。程子則仍從公羊。胡傳因之。愚按。上文三月庚戌天王崩。下又云。秋。武氏子來求購。則穀梁氏所謂於天子崩爲魯主。誠屬辭比事之確不可易者。若公羊云。譏世卿。其諸謂尹。自吉甫師尹著於周雅。而昭公時馴至有立王子朝。以朝奔楚。再見於經。故於是致警履霜耶。而其論所以書卒。實同於穀梁。近顧甯人必欲仍從左氏。余不知君夫人。氏去其夫人。成何文法。他何以無復再見者。毛西河則謂卽鄭之尹氏。與公同歸。而立其主者。故書其卒。以慨公之所以見賊。余竊意爲氏之禍。去是殆將十年。豈尹氏羈旅衛君。遂勝於爲氏耶。西河自云。屬詞比事。余終謂不如公穀之得其親切。

杞不足徵

史記杞世家。周武克殷。求禹後。得東樓公。封於杞。奉夏祀。東樓生西樓公。西樓生題公。題生謀娶公。謀娶生武公。春秋年表。以武公二十九年爲魯隱元年。攷克殷至平王四十九年。計四百餘年。杞只四傳。餘二十九年。其間世次必有遺缺。若成公之見春秋經傳。而本紀不著者。文獻之不足。此亦其一端。

出辭氣斯遠鄙倍矣

朱子註此句。必以辭言。語氣。聲氣分清。良由吾身實有無辭有聲之氣。稍不涵養。難遠鄙倍。所謂破釜失聲。未能自己也。且君子居高臨下。非惟言莫予違。而頤指氣使。加人惡聲。罔敢或反。疇復自深省察乎。諱章及各家大全。俱釋爲辭之氣。時文家遂咸謂辭氣二字止宜申發。不惟於曾子所言義蘊毫弗參究。并

不知朱註所以必致分晰之旨。八股生動稱理遵朱註。實只墨守高頭講章。良可浩歎。己巳三月。饒郡府試以

出辭氣命題。予因爲此

說。一時英俊拔藻翼贊者頗多。同邑劉文學。稷樂平余生。日攷文。尤典核泥舊說者。至謂辭氣分解。則所貴之道。爲四。豈乾之四德可云二德。君子三畏可云一畏。人之五倫可云九倫乎。時藝結習無關經訓。自不足深辨。

惡衣服

書。文王卑服。傳謂猶禹所謂惡衣服。蓋皆言常服也。或者謂衣服可惡。不可卑。惡如布素澣濯之意。若尊卑品制。自有常度。以此見孔蔡之不審。愚謂衣服惟布素。始可澣濯。朝祭之服。尊卑必有常度。不可以布素爲之。惡衣服既爲布素澣濯之常服。非能過爲品制。殆必同庶賤之常服。故亦得謂之卑服。必謂衣服可惡。不可卑。豈私居之常服。尊卑亦有品制乎。私居而不服布素。則不得爲惡。用布素而屢經澣濯。則品制亦必莫可辨。如謂品制在於長短大小。則必尊者長大。卑者短小。尊者必宜逸居。而不便於舉動。卑者雖便作勞。而無以禦袪寒。且何以謂無品。爵者爲布衣也。矧伊釋卑服之服爲事。文王降尊就卑。勤於民事。又繼之曰。卽康功田功。語亦未免累贅。

黻冕

黻通黻。亦作芾。足之飾。冕首之飾。舉黻冕。則章於身者咸備。詩箋疏及禮記注。黻鞞俱蔽膝。冕服謂之鞞。其他謂之鞞。尊祭服。異其名。玉藻曰。一命緼鞞幽衡。再命赤鞞幽衡。三命赤鞞葱衡。又曰。鞞君朱。大夫素。士爵韋。鞞殺。意天子直。公侯前後方。大夫前方後挫角。士前後正。明堂位曰。有虞氏服鞞。夏后氏山。殷火。

周龍章。卽風雅中亦屢及赤芾。古人於蔽膝辨之甚詳。誠重之也。故論語致美黻冕。及左傳桓二年。衮冕黻珽字俱作黻。先儒必俱註爲蔽膝。或者謂當爲黼黻之黻。是裳上之章。以青與黑之文繡。作兩己相背之形者。

考爾雅。衣蔽前謂之襜。郭注。今蔽膝。又顏監急就章。澤衣蔽膝布毋縛。注云。蔽膝上者。於衣裳上著之以蔽前。一名蔽。又曰褱。亦謂之襜。觀雅詩赤芾在股。箋云。太古蔽膝之象。其制上廣一尺。下廣二尺。長五尺。疏引乾鑿度云云。則古之蔽膝。所以蔽前。加於裳上。與後世僅以飾足者亦異。

孔子博學

遼巷黨人謂孔子博學。觀抱樸子云。孔子聞商羊而成浩漭。訪鳥罍而洽東肅。諮萍實而言色味。訊土狗而識墳羊。披靈寶而知山隱。因折俎而說專車。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。由蠡斯而覺閏餘之錯。何神之有學而已矣。於黨人語。頗括其要。

九夷

朱子註九夷。據漢書定爲東方之夷。有九種。且謂欲居之者。亦乘桴浮海之意。卽地理志所謂孔子悼道不行。設浮於海。欲居九夷也。既有根據。義自典確。或者因七經小傳。謂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。中國之夷。非海外之夷。大事記引史記李斯。戰國策張儀所稱有九夷。近漢中南陽云。孔子在陳蔡。相去不遠。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。且謂羅氏路史引逸論語。居九夷。從鳳嬉。爲好奇。余謂長源所採。未爲好奇。舍典確舊

註。別求新說。且憑空造出在陳蔡。相去不遠等語。真好異而失之穿鑿附會。

子夏之文學

洪容齋隨筆云。易有易傳。詩有詩序。皆出子夏。儀禮喪服一篇。子夏所傳。春秋莫贊一詞。公羊高穀梁赤。皆子夏門人。故後漢書徐防曰。刪述六經。本於孔子。發明章句。始於子夏。余謂正三豕爲己亥。是子夏之長。史學足爾雅釋言以下。是子夏之不遺。小學具見。卜氏之文學。未易枚數。

子路不得其死

子路仕衛。赴蒯瞶之難。殺於孟厲。子路子崔旣長。欲報父仇。厲知之曰。君子不掩人不備。約於城西。厲持蒲弓木戟。與崔戰而死。見師覺授孝子傳。崔亦可云象賢矣。詞林海錯謂孟厲爲狐厲。崔往報仇。實請於孔子而使用。余按左傳亦作孟厲。纓之結去杖之曳僅一替。若謂請於孔子。則所云旣長。殆謂崔抱恨終天時。年旣已長耶。

子貢貨殖

列子紀端木叔。子貢裔籍。先資散而不留。及病無藥石儲。死無瘞埋所。受施者相與反其子孫財。先賢卽貨殖所貽耶。端木叔真善承先德矣。

風乎舞雩

包氏解風乎舞雩爲風涼。朱子集註因之。後漢書仲長統傳。諷乎舞雩之下。論衡云。風歌也。以風爲諷。吳

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取其說。或有云浴非裸浴。風亦非風涼。蓋袂除時。漚濯其衣。故風乾之。若以風爲飄。則與詠而歸同一意。愚謂浴沂之爲上。已被除。周禮註韓詩。漢志固俱可據。若謂風乾其衣。豈未至舞雩前。衣既濯之濕衣。在舞雩時。裸裎以待其乾耶。既可衣以至舞雩。又何必風乾於舞雩耶。此等處真愈求而愈失之鑿者。諷乎舞雩之下。詠歸高堂之上。相承言之。又何嫌乎一意。

不得已而去兵

喻林引武王曰。五帝時無守戰之具。國存者何。太公曰。守戰之具。皆在民間。耒耜其弓弩也。耨耜其矛戟也。簞笠其兜鍪也。鎌斧其攻戰之器也。雞狗是鉦鼓也。說不得已而去兵者。解此則知聖人處變。大有經制在。此所引太公語。較金匱更詳。蓋卽寓兵於農良法。不得以所舉皆兵器。漫謂聖人所言足兵。只爲足兵器。

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

顧甯人謂古人求沒世之名。今人求當世之名。且見所以求當世之名者。無非爲利名所在。則利必歸。故求之惟恐不及。苟不求利。亦何慕名。愚謂顧名思義。君子所喻也。爲利求名。小人所喻也。自古君子少。小人多。甯人所論。真看透俗情。第世俗亦有捐利以求名。而不必所喻在義者。則以擁利既厚。所少惟名耳。然亦只知有世俗之名也。

狗彘食人食二句

玉海引孟子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。謂檢從漢食貨志作斂爲是。卽今世常平倉所從出。則首句爲豐年不知糴。次句爲凶荒不知糴。亦自足備一解。蓋救荒不知備豫。而徒以移民移粟爲盡心。真所云五十步笑百步也。與章旨似尤貫通。

若撻之於市朝

閻百詩謂撻人容有於市。斷斷無於朝者。隋文殿廷打人。高潁柳彧諫之。唐御史坐法。詔決杖朝堂。張廷珪執奏謂。甯殺無辱。曾謂古有是乎。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。若躬稼稱禹。三過不入稱稷耳。愚按。孟子卽北宮所思。極言其辱。撻固非實有是事。市與朝亦非連類而及。且弓楛於宋之朝。劍撫於晉之朝。東遷後列國朝綱不肅。敢信其斷無爲隋唐開其先者乎。百詩所論。可以箴末俗。不可以道古。

伊尹相湯澤民遺法

古農書相傳。湯時久旱。賴伊尹作爲區田。教民糞種。負水澆稼。不須良田。一畝可食廿許人。此所以匹夫匹婦罔不被其澤。而納溝罔患乎。近奉新帥蘭臬念祖官山右布政日。曾飭屬僚於廢圃如法爲之。每畝得穀卅六石廿四五石不等。刊區田編傳之。太原同知朱龍耀亦嘗試於署中後圃。有效。刊有區田圖。其法區田地一畝。闊一十五步。每步五尺。計七十五尺。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。該分五十行。長一十六步。計八十尺。每行一尺五寸。該分五十三行。長闊相乘。通共二千六百五十區。空一行種一行。隔一區種一區。除空隔外。可種六百七十五區。每區深一尺。用澆漚勻熟糞一升。與區土相和。布穀勻。覆以手按實。令

土種相着。苗出。看稀稠存留。鋤不厭頻。旱則澆灌。結子時。鋤土深壅其根。以防大風搖擺。正月種春大麥。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。八月種二麥。豌豆。節次爲之。不可貪多。其種不必牛犂。但鋤耨耨。又便貧難。大率一家五口。可種一畝。已自足食。家口多者。隨數增加。男婦童穉。量力分工。各務精勤。糞治得法。沃灌以時。人力既到。地利自饒。用省而功倍。田少而收多。雖災歉不能損害。較之廣種薄收。靠天聽命者。相去遠甚。蓋元聖得之躬耕莘野。以佐桑林。禱祀所未及。故歷數千年遺法。猶澤民如是。此法於南方水田。無可施行。而云。初種未得法。不可太密。苗出時。一寸半留一株。傍畔邊多一株。每行十一株。每區得一百一十株。各製小鐵鋤寬一寸長四寸。鋤至八遍。每斗穀得米八升。蓋以粟爲穀也。

國圖山命。當亦是視其效。朱氏

故天將降大任節

宋朱新仲曰。凡物順則死。逆則活。魚無不逆水而上。雖至細之鱗。遇大水亦搶而上。力不能勝。則稍隨水而下。力定復上。禽鳥亦逆風而飛。人以飽煖安樂。縱情恣意。天折者多矣。使辛苦憂畏。拂亂心志。能戒謹恐懼。無意外事。可以永年。所謂五行不順行者。亦此物也。愚謂新仲此段。可與孟子大任疢疾等章相發明。

萊朱

萊朱。孟子註。或曰。卽仲虺。爲湯左相。則其先奚仲居薛。實爲夏車正。唐宰相世系表又云。臣扈祖已皆仲虺胄裔。且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。雖謂之庶姓。而胎教啓周。爲文王璇源所託。皆言萊朱者所不可不知。

鷓鴣寇雉

爾雅釋鳥。鷓鴣寇雉。郭註謂出北方沙漠地。芹城小志云。卽突厥雀。唐書。車鼻未叛。鳴鷓羣飛入塞。吏曰。所謂突厥雀者南飛。寇必至。則爾雅名以寇雉。疑古有是占。余意鷓鴣音近鷓鴣之名。亦以其出於突厥歟。

雌印鼻而長尾

于逖聞見錄。傳宏業宰天台縣。有獵得一獸。形如豕。仰鼻長尾有歧。謂之怪。傳識之曰。其名雖非怪也。兩則懸於樹。以尾塞其鼻。驗之果然。註云。雖以醉反。愚按。此卽爾雅所謂印鼻而長尾之雌。山海經所謂禺山其獸多猿雌。郭景純爾雅注云。雌似獼猴而大。黃黑色。尾長數尺。似獼。尾末有歧。鼻露向上。兩卽自懸於樹。以尾塞鼻。或以兩指。江東人亦取養之。爲物捷健。山海經注則云。尾長四五尺。餘俱同。與聞見錄所紀傳說合。意傳必據爾雅山經。以辨其物。若昔人之辨豹文鼠。而易其名曰雌。豈傳本謂名雌。于逖訛爲雌耶。抑傳所據爾雅山經其本異耶。爾雅雌音誅。唐韻集韻韻會。亦皆以雌爲以醉切。則字正不必易作雌。雖之爲蟲。卽說文所謂似蜥蜴而大者。

論語摘輔象

論語摘輔象云。仲弓鈎文在手。是謂知始。宰我握戶。是謂守道。子游握文雅。是謂敏上。公冶長手握輔。是謂習道。子夏握五。是謂受相。澹臺滅明歧掌。是謂正直。公伯周手握直期。是謂病惡。緯書遺文。錄之亦足

見先賢道範。

召公奭

史記燕世家謂召公奭與周同姓。或者據白虎通帝王世紀謂爲文王庶子。且云古史殘缺。衆說兩歧。則當考之於經。經無明文。註記而辭旨顯白。亦可斷之以理。既知召公誥成王。與伊尹訓太甲。辭氣不同。爲貴戚異姓之卿之別。又云辭氣與周公告孺子王。如出一口。明明父子兄弟。不但同姓。因以班氏皇甫氏之說爲然。愚按論衡謂召公周公之兄。譙周謂周之支族。使同姓而屬在近支。且又位列三公。實爲貴戚之卿。自不得妄分疑貳。矧左氏卽經也。功烈如召。恒與周公並稱。長子出封。次子食采畿內。亦幾與周公並。果爲文王庶子。則燕固與郃雍鄠郇毛滕畢原等矣。富辰所稱文昭。顧獨遺北燕耶。舍經中明文。而妄逞臆斷。不若仍從史記。

張留侯

張留侯良。大父開地。相韓昭侯。宣惠王。襄哀王。父平。相釐王。悼惠王。所謂五世相韓也。史記世家甚明。天中記乃謂良韓公族。姬姓。博浪誤推後。秦索之急。乃變姓爲張。未知所據。

容成陰道

漢書藝文志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。後漢方術傳。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。漢武故事。上行神君術。有效。說者謂卽容成採補之術。又從女施之於男者。余謂孔子屢言。未見好德如好色。禮記言飲食男女。人